

魯登道夫著

邱祖銘譯

整
個
戰
爭

訓練總監部軍學編譯處校印

序

此書乃德國名將魯登道夫，在歐洲大戰後，鑒於法國失敗原因，欲喚醒其國民，從事復興而著者。其所言悉本實驗，力求通俗，雖不涉高深學理，而於現代戰爭之性質，與德國救亡圖存之道，則闡述無餘，德國今日之復興，實導源於此書焉。我國駐開羅領事邱祖銘君，以語體文譯成，明白淺顯，非惟足供軍人之參考，亦且可作一般國民之借鏡，其命意良可佩也。願譯稿於地名人名軍語間有未善，而繕寫時筆誤之處亦不少，茲加校正，以便讀者，付印之日，庸誌數語於簡端云、

整個戰爭目錄

- 第一章 整個戰爭之性質……………一
- 第二章 整個戰爭之基礎——人民的心理上團結一致……………二〇
- 第三章 經濟與整個戰爭……………五六
- 第四章 軍隊之力量與價值……………九〇
- 第五章 武力之組織分子與其運用……………二七
- 第六章 整個戰爭之實施與完成……………一五七
- 第七章 總司令……………一九二

整個戰爭

第一章 整個戰爭之性質

我是不但無意寫一部戰爭理論；並且屢經宣言，我是反對一切理論。戰爭是一樁現實，是全國人民生命中最嚴重的現實。關於這一點，我正要在本書中來討論的；但對於人人所習知的事情，自然不必縷述。反之，我這本書是為全國人民而作，亦是為全國逐個人民而作；因此，關於人民所不熟知的事情，應提出來討論。全國人民應認識救亡圖存之掙扎的性質；因此，他們並不需要一部繁重巨帙的戰術教本，以求得這樣的認識；他們所需要的，乃是簡明扼要的解釋罷了。這本書中所說的，都是個人戰爭經驗之結果，不是有

些外國人士誤以爲官式之文件。

論戰爭技術之著名大師克勞則維次 (Von Clausewitz) 於一百年前

根據腓特烈第一與拿破崙時代的作戰經驗而著的戰爭論上說；戰爭常是一種暴力行爲，由此方法，一國用之以屈服他國。在他的如何達到屈服敵國之目的之理論中，他僅能想到，只將敵人的軍事力量殲滅。這個殲滅敵軍的意見，已成爲指揮各項戰爭不可磨滅之原則；把這句話記在心頭，乃是怎樣指揮整個戰爭之第一任務。所有克氏所說在戰場上的殲滅觀念，到現在還是很重要的。希里芬將軍 (General Schlieffen) 於一〇〇五年重刊克氏著作序上所論殲滅觀念一節，說得非常透澈，我是完全相心契。除此以外，克氏書上所說的，已經失了時代性，不但爲過去之陳蹟，如果現在重新研究，反得

殲滅
視去

紛亂與混淆之效果。

譬如說罷，克勞則維次所說的「各類戰爭」，在今日呢，我們決不能這樣說的了。他說：

「戰爭的動機益強益烈，那末戰爭益是涉及人民全體的生存；在戰爭之前的緊張，情態益激烈，那末戰爭益近於抽象的形式，益成爲殲滅敵人的問題；戰爭之目的與政治的目的，併而爲一；最後的結果，戰爭益近戰鬥性質而遠於政治性質。反之，動機與緊張情態益弱益弛；作戰要素（即是暴力）的自然趨勢，益與政治目的相分離；那末戰爭益乖離了他的自然趨勢；政治上目的，益與理想戰爭之目標相違異；戰爭將純屬於政治的」。

在下面的一節，克氏所說的，頗能抓住戰爭新方式的原因，他

說：

「戰爭的本身，在他的性質與形式上，曾經經過重大的變遷，而達於他的絕對的形式；這話是對的。但是這些變遷，並非因法國政府脫離了傳統的政治羈絆而發生的。這些變遷，却由政治而發生。（該項政治，因法國革命而生變遷，不僅影響法國，並且波及全歐。）由這種政治的結果，產生了別的方法與力量，由是而使兇猛戰略，可以實現；在其他情勢之下，此項戰略，不易發生的。」

在克勞則維次的時代，內閣戰爭時代已屬過去的了。所謂內閣戰爭，就是政府以其職業的軍隊作戰；人民呢，除了受行軍屯駐戰地所波及之外，並不參與戰爭。自從法國革命後，人民力量，加入戰爭。但是那時候的戰爭，尙未達到克氏所說的抽象的或絕對的

形式。一八六六年與一八七〇—七一年戰爭，對於戰爭的性質，並無新的闡明。雖然，法國在甘必大（Gambetta）政府之下，戰爭所採用的形式，似乎人民牽入戰爭；而且作戰精神的表現，亦爲前此所未見。而且我亦承認，那時德國軍事當局，對於此項新現象，完全的手足無所措。因爲那時的德國，尙以爲戰爭是完全屬於軍隊的任務。德國的參謀部，猶拘拘於克氏的戰爭觀念呢！至於上次世界大戰爭的性質，那是迥異乎一百五十年來所有戰爭的性質。

一九一四年戰爭，不僅交戰國的武力，從事於互相殲滅；人民自身，亦參加了戰事服務。戰爭直接影響了人民，並使他們受了極大的犧牲。在我的我的戰爭經驗一書中，我對於世界大戰的特點是這樣說：

「陸軍與海軍，雖數量較前爲多，設備較前爲精，而作戰之方法，正與前一様。此次戰爭與以往戰爭，所不同的，就是國內人民，全副精力，贊助他們的軍隊。在這次戰爭，狹義的武力與人民的界限，在於何處？無從劃分。軍隊與人民，合而爲一。我們真見到「全國人民戰爭」。在這樣集中努力之下，不但交戰國的武力，在廣袤的戰場與在遼遠的海洋上交仗；即在各交戰國內人民之道德上生命上的力量，亦加以抨擊，使之分化與瓦解」。

整個戰爭，不僅爲武力之專屬任務，而直接影響於交戰國逐個人民之生命與精神的了。這樣的整個戰爭的發生，不僅由於新的政治情態；（在新的政治情態之內，猶太人與天主教會，互相爭權，日見顯明，而兩者均欲在人民中佔優勢；並孱弱人民，剷除異己之

情緒，亦日見顯明。）亦由於鑒於人口增加而採取之普遍徵兵制度；最後，由於破壞力更大之新式戰具。可分種類或等級的戰爭，已屬歷史上之往事。從此以後，整個戰爭，益見緊張。賴於飛機構造之進步與數量之增多，不僅拋擲炸彈，並向敵國人民，拋擲宣傳品；又賴廣播電音，宣傳可深入敵國。在上次大戰時候，交戰國軍隊，在廣袤戰場交仗，被佔領國人民受苦，已不堪言狀；今日的戰場，更擴大而至於交戰國全國國境。人民與軍隊一樣，同受戰爭直接行動之影響，不過所受影響的程度，容有不同；至於間接方法，如封鎖與宣傳，使全國人民受饑餓，受煽惑，正與歷史上所常見到的，一個被圍堡寨內的人民一樣，受了戰爭疲累與糧食缺乏，不得不降。所以整個戰爭，不僅涉及武裝力量，並且涉及全國人民。這是無

一報還一報
二報還二報
三報還三報
四報還四報
五報還五報
六報還六報
七報還七報
八報還八報
九報還九報
十報還十報

容疑義的現實；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工具，用以應付此現實，並亦應該適應此現實。「一報還一報」為整個戰爭的真訣；因此，於各交

(一) 一切裁軍會議，是違背種族保存的神聖原則的，當然不會

發生什麼結果。把猶太人與天主教會的帝國主義剷除了；加

以全國人民之種族的覺醒，才有益于和平。

由整個戰爭的本質上，可以見到，整個戰爭只能於全國人民的生存受了威脅，才可施行，而受威脅的人民，決定擔任此任務。至於內閣戰爭與有限制政治目的之戰爭，已成歷史上之往事；這些戰爭，不過為劫掠的出征隊，並非為有道德上根據，以保存一國人民生存為目的之整個戰爭。至於殖民地戰爭，一個被侵略的民族，以

維持其生存而戰爭，從被侵略方面說，却有整個戰爭之性質。且被侵略者之施行此項戰爭，亦有道德上之理由。此外各種征掠，都是不道德的行爲，並神聖莊嚴的「戰爭」之一詞，亦夠不上稱呼；他們的征掠，目的在於貪得，並非維持一國人民之生存。(一)

(一) 一歐戰時美國參戰攻擊德國，有殖民地戰爭的性質。因美國宣戰，爲解決如何保障國際資本家的放款問題。

由整個戰爭之性質，當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

正如從克勞爾維次以來（即從一百多年以來）戰爭的性質，經過了變遷，所以政治與戰爭的關係，同樣的應變更。就是政治自身，亦應變更。在上面所引克氏戰爭論的一段，我已經指明克氏在他的時代，怎樣看到政治與參謀部的關係。克氏只想到對外政治一方面

，例如怎樣調整國與國間關係及宣戰媾和等等；至於另一方面政治，克氏並未想及。他把對外政治之重要，置之戰爭之上，他以爲指揮戰爭，應服從對外政治。他雖然於參謀部亦給予重要地位，但他以爲戰爭與軍略，密切的依賴着對外政治；在他的戰爭論中下面一段，可以見到。他說：

「所以我們以爲戰爭，不僅是政治的行爲，且是政治中之一項要素，亦是政治關係的展長，以別的方法施行政治罷了。戰爭之特殊之點，即在於這些方法的特殊。爲防止政治之傾向與意旨，和這些方法相乖離起見，戰爭之技術上與總司令在特殊情形之下，有要求之權。這樣的要求，實非小事，而實際上，在某項個別例子中，要求之強，可以反動到政治意向。但此則只可看做政治意向的變更

，因爲政治意向是目的，而戰爭爲其方法，方法不能離開目的。在這段之後，克氏又說：

「如此說來，戰爭是爲政治所用之工具。戰爭必須有政治的性質，並以政治的尺度來度量。大體上說來，指揮戰爭不啻指揮政治自身，不過易筆以劍罷了，但不因此方法的變更，忘却了政治上規律。」

以後克氏對於他自己這樣看重對外政治之意見，不無懷疑。在他書中另一處，他雖未涉及要點，他却非僅指對外政治而已，乃是一國的全部政治。他說：

「這（指政治希望某種戰爭方法或步驟，以產生一種效果）不與政治性質相符的）是常遇見的事。並指出，「指導政治機關」，對於

軍事，應有些先見。」

「指導政治機關」不僅於軍事應有些先見，使政治之推行可適於戰爭實施之需要。對於由戰爭而發生之特質，應有先見；又於維持全國人民生存起見，指導政治者應幹的工作，亦應有些先見。所以最重要的，不僅是政治家有一些先見，且爲全體人民共同財產，可以世世代代的極力維持與保存。

受了克勞則維次原則影響之下，政府，官吏以及人民，又有多數軍官，對於上述事實，在戰前與在戰爭期內，並未見到。政府與其官吏，並不慮到政治應有新的工作，而人民亦未見到，戰爭對於他們有新的要求。在戰爭期內，政治應該做的工作，爲集中全國人民的生命力量，以形成各項生活的方式；全國人民亦應覺悟，在共

同團結一致之下、對於軍隊與國家，犧牲一切。在我的戰爭回憶錄上，曾把這樣的形成全國生活方式的政治的基礎，說過一個大概。我特別注意於人民之心理上的力量。對於這一點，克氏在我們上面所引的書內，並未提及，我於大戰初起時，在列日地方 (Liège)，即感覺到這一點。我說：

「這個世界的衝突，這個世界各國的全國人民戰爭，對於我們德國人民，有極大的要求。在德國人民的肩上，荷着重大的負擔。我們如要得勝，我們逐個個人，應為極大的犧牲。我們要灑我們最後一滴血，我們要出我們最後一顆汗。尤其重要的，我們要維持我們戰爭的精神，以及我們必勝的信心。我們不顧敵人封鎖我們糧食的苦痛，我們不聽敵人口舌如簧的宣傳。

「我們的陸軍與海軍，生根於祖國，正如我們的橡樹生根於德國土地一樣。他們依靠祖國而生活，他們賴祖國而增強其力量。祖國如不供給他們以道德上物質上心理上的力量，他們怎能作戰呢。全靠了這些力量，使他們在日常交仗中；或戰爭困苦中；能忠於職務；勇於犧牲；獲得勝利。只賴這些力量，可以保證德國得到最後之勝利。以此力量，對抗全世界，作空前之大掙扎。所以祖國應予陸海軍以戰士戰具；並全德國之力量，以激勵他們，以補充他們。」

「維持在後方人民之極高度的道德力量與尚戰精神，乃是最關重要之事。如若不能，我們休矣。戰爭益延長，危險益浩大，困難益增多，那末陸軍與海軍，益需要精神上道德上的援助。欲指揮戰